

杨刚与周口

杨肖

周口、淮阳、沈丘、槐店，父亲常常说起，但这四个地名我一直不清楚归属关系。及至我爱人近因一次特殊机缘，实地走访了淮阳、沈丘，才知周口是地级市，大致是古代陈国所在地，诗经有《陈风》十首，可见此地风土。淮阳、沈丘是属周口的县。槐店(今称回族镇)是沈丘的镇，县政府在焉，父亲 1946 年出生于于此。父亲去世后，北京画院所撰写的《杨刚的生平与艺术成就》里，将父亲的籍贯写为淮阳，据说父亲档案中即作此。后经询王颖生先生等，才知盖因民国政府曾设淮阳专区，沈丘属焉，故档案中籍贯作淮阳。但此淮阳与今淮阳县不同。地理区划沿革变迁经常造成误会，今辨明于此。

爷爷名杨宗琦，是上世纪 40 年代河南大学农科毕业生，之后为农科院专家，在西藏援建多年，退休后归北京。爷爷长兄名杨宗慎。印光有一封《复杨宗慎居士书》，不知是否是写给他的。这一脉今在香港，我在复旦读书时，有一位大我多岁的哥哥赴上海出差，还与我会过一面。爷爷的父亲名杨念先，经营商业。杨家老屋邻近淮颍河码头，淮颍河是淮河支流，是重要的运河通道。杨家船队驻于此，运输盐、粮，通蚌埠、达上海，因时因地，懋迁有无。沈丘地处平原，码头附近是沈丘最高点。这里曾是交通要冲，政要聚焉、大贾附焉，今日荒草萋萋，河水亦已萎缩。杨家是沈丘大户，槐店镇中心区域半条大街属焉，时称杨家大院。今数易其主，大多已拆旧翻新，仅存一二老屋，门窗雅致、砖瓦厚实，屋脊曾做工考究，依稀可见昔日格局。

奶奶名李宝华，少时在家中私塾读四书五经，后人新学堂，是北京 195 中学一级教师。她的父亲名李鸣钟，是西北军将军，为冯玉祥部五虎上将之一。1931 年，因不满蒋介石所为，愤然辞职，隐居北京养马胡同。1937 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拒绝为日伪服务，遂归乡居，主持河南省赈济

工作，负责花园口黄河大堤堵口工程等。1947 年，于右任曾赠诗李鸣钟：“千家笑语漏迟迟，忧患潜从物外知。俏立市桥人不识，一星如月看多时。”1949 年，李鸣钟病逝于上海，享年 62 岁。今存李鸣钟故居，是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。

1950 年，父亲 4 岁时，被爷爷奶奶带到北京。小时候，父亲和很多亲戚同住在一个大四合院。他的姥姥——李鸣钟夫人毛淑清，照顾一大群孩子。后因形势变化，毛淑清被遣返沈丘，1971 年终老于李鸣钟出生地蔡庄。听父亲说，因为李鸣钟在家乡乐善好施，故他的姥姥未受很大冲击。父亲对他的姥姥感情很深，书房书架上一直摆放着她的照片，也以她为题材画过多幅作品。父亲常常和我说起他的姥姥的事，也说他有一句口头禅，“我说什么来着”。

父亲在北京长大，之后两赴锡林浩特，在那里生活工作 7 年之久，故父亲饮食习惯倾向于内蒙古。但也稍喜河南饮食，比如胡辣汤。父亲或不谙于如何烧制胡辣汤，只知将各种食材放在一起煮，故成品往往被母亲和我批评为“乱炖”。所以，很长一段时间胡辣汤让我望而却步。

父亲一共回过周口两次。第一次是 1996 年，王颖生陪同。父亲去了周口、淮阳、沈丘等地，拜谒了太昊陵、李鸣钟故居，探寻了杨家大院，去蔡庄扫了墓，是一次文化和家族寻根之旅。第二次是 2009 年，李鸣钟故居作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落成，父亲作为李鸣钟后人，受沈丘县委、县政府邀请，参加相关典礼。父亲以草书为故居题写了“贺李鸣钟将军生平展成功揭幕”，今依然悬挂于展厅之中。

父亲对于周口，一定是感情复杂，既陌生又熟悉。李鸣钟故居、杨家大院等让他难以忘怀，太昊陵、泥泥狗、布老虎等则对父亲的艺术有一定影响。

太昊陵，伏羲葬焉，二月二、三月三庙会尤盛。第一次访周口时，父亲用数码摄

像机拍摄了一段庙会的视频，果然热闹。伏羲仰观俯察、取物反身，始画八卦。父亲晚年研易，孜孜不倦，我爱人也稍研易学，故家中历代注易作品约藏百种。父亲常与我爱人讨论周易，有时两人甚至争论起来。家里临街窗户置一沙发，父亲常端坐于此。一度，这个原本用来挂画的空间挂满了父亲所画卦象。父亲多次画伏羲像，作为其“信仰代码”系列的组成部分。我见过两幅：一幅写实，伏羲面部历历可见；一幅写意，笔墨苍苍，只见伏羲面部轮廓，但深邃悠远。父亲的画极简，损之又损之，能一笔完成的绝对不用两笔，能以一块墨表现的绝无多余的墨，能用一条线绝对不用几条线，此是对周易“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”的具体实践。父亲以画马著名于世。他画马始于具体之马，中于马象，终于乾象。乾，阳也，在天为龙，在地为马。父亲晚年实以马写乾象，气乾德、明乾意，故所画大气磅礴，生机涌动，动静得宜，马耶龙耶气耶已难分清。

父亲也画过多幅墨龙，线条曲屈，墨块浓淡不同，具体而又抽象，写实而又写意，尤能见其艺术境界。父亲有诗《画墨龙》记曰：“吴带当风，颠张醉素。盘根曲铁，经天蟠雾。”“吴带当风”，形容吴道子的画，父亲的线条亦有此追求。“颠张醉素”，指张旭，素指怀素，父亲对大草尤为用心，他们的作品几乎是父亲日临摹对象，父亲的画线条遒劲，得益于两位先贤。“盘根曲铁”，指所画龙的形态，似盘根，似曲铁。“经天蟠雾”，继续拟龙形容，龙经行天空，又似蟠于雾中。前两句言父亲线与墨的追求和风格，后两句形容龙的形象。大约在 2013 年，父亲去北京画院讲关于龙的形象问题，出发之前和我讨论，讲了两个意思。一是引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：“孔子去，谓弟子曰：‘鸟，吾知其能飞；鱼，吾知其能游；兽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为罔，游者可以为纶，飞者可以为

缯。至于龙吾不能知，其乘风云而上天。吾今日见老子，其犹龙邪！”下手看上手，盖不能认识其大体，犹龙的形象不能识别，故叹犹龙。二是龙是阳之形象，春夏秋冬状态不同，没有一定，故以各种形象综合于一体。

周口有布老虎，充盈着民间审美情趣。父亲初访周口归来，带回几只，一直放在他画室书架上。2010 年，恰值虎年，父亲灵机一动，复印了布老虎面部，三维变为二维，效果出人意料，遂赠予亲友贺岁。父亲有两张“老虎脸”照片。一张名为《美容》，是将照片上自己的脸画成老虎脸，用于 1996 年“超越自我——杨刚艺术展”。另一张直接用毛笔在脸上画老虎纹，德国久久画廊老板 PeterFaeth 邀请德国摄影师拍摄，时约 2012 年。画成老虎脸，盖取自周易“大人虎变”之意，是父亲不断“超越自我”之象。但不知，此与周口的布老虎有无关系。周口的布老虎大多用为枕头，或取“大人虎变”之“大人”吉祥意，或本来就是周易所谓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之例。

泥泥狗本用于祭祀，故一度造型古拙，着朱砂色。之后流传广泛起来，工匠遂着以艳丽之色，反而增强了民间审美趣味。父亲访周口时，带回很多，一直摆放在书房和画室。上世纪 90 年代，父亲画过《图腾》系列彩墨作品，或是各种泥泥狗面部造型的集合，或是泥泥狗身上花纹的局部特写，有的温驯、有的矜厉、有的深沉、有的极端夸张，各具不同情态。泥泥狗渊源远矣，父亲以水墨、丙烯等画之，以富于张力的视觉语言表现之。泥泥狗主题创作，亦可谓父亲所主张的“极古极新”之一例。

2018 年 9 月，王吉祥、王颖生父子画展在河南省美术馆举办，父亲到场祝贺。当时答应今春再回周口，可是春天父亲病情忽然恶化，竟未成行而终，念之伤悲。②8

[中吕]满庭芳·陆翁雅居

闫本亮

翁居最雅。洞天福地，绿帐青纱。丹青谁画？饰茶堂书法名家。蹬八卦，时蔬季果真无价，呵护群花。挂粉壁，友蝶伴蛙，同沐颍河霞。

鹧鸪天·观雨后云阵

韩素华

雨后初晴凉爽风，仰观天上白云行。龙腾虎跃凯歌奏，万马千军归岫峰。逢大旱，显神通，甘霖普降解愁容。趁墒播种农家乐，且待金秋又获丰。

邂逅晚霞

史学杰

乘着夏风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一抹晚霞 红透了半边天 烈火一般 燃烧了我的视线	染红了那高山 像极了女儿的画板 恣意喷芳吐艳 陶醉在这美丽画卷 思绪被点燃 好想时间停留 行走在如此美景中 自己成为霞光一缕 映在你的视线 剪影出一片天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我想长一对翅膀

路雨

树叶是树的翅膀 有了树叶 春天才绿意盎然	大山才空灵秀美 我真羡慕那些鸟儿 他们有一对翅膀 可以在蓝天上自由翱翔
蝴蝶是花的翅膀 有了蝴蝶 花儿才芬芳四溢	我也想长一对翅膀 和它们一样 让所有的梦变成现实
溪流是大山的翅膀 有了溪流	

祝福

——读红鸟小小说集《平安树》有感

赵献花

夏日午后，品茶、读书，让心归于安静，任其徜徉在《平安树》的文字世界里。

书中每页、每句、每字，无不向读者传递着作家对平民主人公的悲悯情愫，以及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他们的深深祝福。作家红鸟，曾当过教师，跑过业务，做过图书编辑，当过乡村干部，丰富的成长经历与社会经验让他的文字有着浓郁的乡愁味儿。

他写的每篇关于成长的文字，不仅生动，而且人物形象鲜明，细小的情节也令人感动。小小说《去北京看北大》，讲述了李金榜的惨淡一生。梦想，每个人都有，李金榜也不例外。他时刻想着儿时脑海里的那幅画面，金碧辉煌的宫殿，朱红色的大门，门口两只石狮威风凛凛，大门正上方赫然写着四个大字“北京大学”。李金榜以此为梦想，刻苦努力，立志考取北大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参加完高考的他很有信心，也很得意，连去北京找二叔打工都感到无比幸福。只可惜命运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，让他在打工时失去了一条腿，而北大的录取通知书也不期而至。有时，人生就是这样，充满戏剧性，福祸并肩而行，让人难以接受。终究，本该辉煌的人生前程就这样变得惨淡不堪。文章结尾，李金榜看到儿子北大录取通知书时的眼前一亮、老泪纵横，让这篇小小说达到了高潮。作家给了读者安慰，也用朴实的语言给了他希望，给了他曙光，给了他祝福。

关于母爱，是一个永恒的话题。母爱是伟大的。小小说《十八件毛衣》，讲的是一个流浪疯女人遇到了善良的父亲，父亲给她换新衣，给她取名美丽，给了她一个家。婚后，美丽什么都不做，父亲就让她捡破烂。美丽很勤奋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捡满一布袋倒回家还去捡，如果有人跟她抢，她不打别人，而是打自己，用棍敲自己的头，用手掐自己的脸。此时的我，对美丽的做法充满了怜悯与同情。作者继续给予美丽希望，让美丽跟着二奶奶学织

毛衣，也为结尾埋下了伏笔。生下“我”以后的美丽，得了严重的月子病，在生的欲望面前，是对死的恐惧，是对幼子的牵肠挂肚，是对家的眷恋。为此，她没日没夜地织毛衣，一直织了十八件，织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二奶奶在“我”十八岁生日时，给“我”穿上了妈妈织的毛衣，向读者揭露了美丽妈妈织毛衣的谜底。

十八件毛衣，那是妈妈怎样刻骨铭心的爱啊！父爱也是，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，包括生命。小小说《思念一只乌鸦》，讲的就是一位貌不扬的继父。父爱是无声的，含蓄的。继父默默无闻地用生命诠释父爱，没有血缘胜似血缘，在女儿得尿毒症急需换肾的时刻，他恰到好处地出现了，这就是伟大的父爱！

关于婚姻，什么样的婚姻才是最理想的？作家红鸟笔下的婚姻没有死去活来的轰轰烈烈，更没有玫瑰红酒的浪漫。他用质朴的语言，讲述王贵与李寡妇若近若离的爱情。他们的单纯、胆怯、含蓄，在村人异样的目光中，对彼此的爱难于表达，结果当然没能走到一起。小小说《有事没事》，讲了一个因为女人的敏感与多疑，从而毁掉一段美好婚姻的故事。作者用故事讲述了婚姻需要互相信任、互相体谅、互相爱护。《洗脚捶背》说的是，因为爸太诚、也因为吃了爸的豆腐，妈嫁给了爸，从此，他们清茶淡饭，把平凡日子过得津津有味。几十年如一日，爸累了，妈为爸洗脚，妈累了，爸为妈捶背。在平凡的柴米油盐里，也有诗意和浪漫。作家用他的亲情故事诠释着“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”的理想婚姻和爱情。

杨晓敏老师说，小小说贴近生活，紧扣时代脉搏。大千世界，瞬息万变，它能以艺术的形式迅速反映生活热点，传导社会信息，是开启社会生活的一扇窗口。红鸟的小小说让人感觉灵动、亲切，可以随文字一起悲、一起喜。②8



海岱齐鲁钟神秀

新华社发

我的叫“建国”的大姐

董素芝

一百个叫“建国”的名字，找不到几个“大姐”。不过，我家还真有这么一位——我的大姐生于 1949 年，她的名字叫董建国。

70 年前，我的父亲是一个进步青年，师范毕业后在淮阳南门完小任职。因为对新中国的热爱，他坚定地给他的头生女儿取了“建国”这么个名字。我爷爷说：“这闺女该‘素’字辈儿，叫建国岂不是乱了辈分？”亲邻也纷纷劝说，直到大姐上学报名时，父亲的一个朋友还来家里质问：“孩子的名字是咋起的？一个女孩叫建国，都以为是男孩哩！”但年轻的父亲很坚决：“与新中国同龄，叫建国咋了？谁也不许改！”一锤定音。

叫“建国”的大姐在家颇受宠爱，天不怕地不怕，男孩子一般顽皮，上树爬墙，和邻里的孩子们啥都敢干敢玩。初中时，大姐在淮阳一中上学。天资聪颖、思维敏捷的她属典型的“学霸型”，学什么一学就会，课堂上常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，让老师们都对她的记忆深刻。她的伶牙俐齿，也令很多老师奈何不得。

大姐初中毕业时报考的是技校。得到消息，父亲那个当教导主任的同学专门找到大姐，说你这闺女分数这

么高，志愿咋报个技校？我给你改了吧？大姐调皮地说：“自愿就是我自己愿，不是你主任的愿，也不是家长的愿，改了就不是自愿了。”就连县教育局局长无意中知道了，也找到我父亲说：“这闺女的分可以挂上省重点高中了，咋让她上技校呢？”

然而，因为当时家中人口多，生活不宽裕，父亲实在凑不出大姐去省重点高中的费用。无奈，16 岁的大姐去了可以提供生活费用的省第二技工学校，而且她还特高兴：“这样我就可以不花家里一分钱参加工作了！”

1966 年国庆前夕，毛主席要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和大专中学生时，大姐正和几个同学在武汉游玩。听闻消息，大姐怀着激动的心情准备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。可第一次坐火车的她，从坐上车就晕得天旋地转，到郑州时已人事不省。无奈之下，她只好搭长途车回到了家里。从此，因为晕火车的缘故，除了回家外，大姐基本就没出过远门。

没能到北京亲见毛主席一面，大姐每次讲起这件事，总无法释怀。

毕业后的大姐被分配到了开封缝纫机厂。那时的开封缝纫机厂，正处在广纳贤才的筹建中。大姐是技术工人，

被分配到机修车间做车工。机修车间是技术科室，生产出缝纫机模具和各种机器道具，再供厂里批量生产。当时，机修车间才几个人，大姐是当之无愧的元老。不过，大姐的资格远远比不上我的姐夫邱大哥。邱大哥是土生土长的开封人，也是技校毕业被分配到机修车间的。邱大哥比大姐大几岁，个大心实，人缘极好。

快人快语的大姐一出现在车间，就把邱大哥给迷住了。他们结为伉俪后，育有一儿一女。儿女们在他们的激励下，都考上了大学，完成了大姐当年没能实现的心愿。

上世纪 70 年代，当开封缝纫机厂发展成为几千人的国家二级企业时，大姐大哥都带出了不少徒弟，再后

